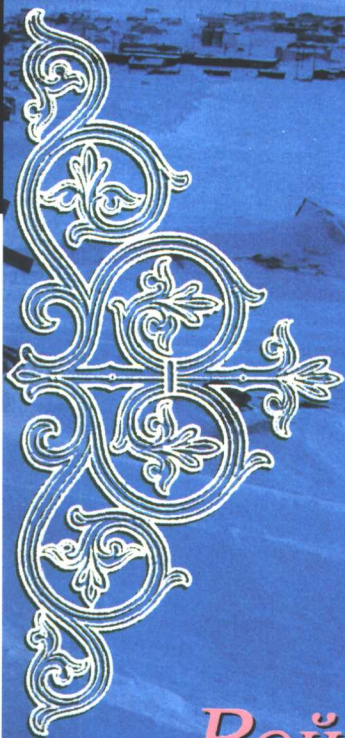


Война И Мир.

[俄] 列夫·托尔斯泰



Война И Мир.

战争与和平

上

Война И Мир.

北京燕山出版社

[俄] 列夫·托尔斯泰

战争与和平 (上)

周煜山 / 译



北京燕山出版社

[俄] 列夫·托尔斯泰

战争与和平 (下)

周煜山 / 译



北京燕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战争与和平／(俄)托尔斯泰(Tolstoy, L. N.)著；周煜山译．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2

ISBN 7-5402-1246-2

I. 战… II. ①托… ②周… III. 长篇小说-俄罗斯-近代
IV. 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00680 号

责任编辑：牛胜福

战争与和平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 36 号 100007)

新华书店经销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850 × 1168mm 大 32 开本 35.5 印张 1190 千字

2000 年 2 月第 1 版 2000 年 12 月第 3 次印刷

定价：38.00 元

序

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是19世纪后半期俄国最伟大的作家,他的一系列不朽杰作,使他登上了当时欧洲批判现实主义的高峰。托尔斯泰出生在俄国图拉省一个世袭的大贵族地主家庭,早年父母双亡。他1844年在喀山大学学习,受到法国启蒙思想的影响。因对学校教育及沙皇专制制度不满,于1847年辍学回到家乡的庄园。他在自己的领地致力于改善农奴生活,但以失败告终,于是开始文学创作。后来他随兄长去高加索当了一名志愿兵,并参加了克里米亚战争。这一时期的作品——自传三部曲《童年·少年·青年》(1851—1857),具有真实细致的心理分析、鲜明的人物个性刻画和生动自然的叙述风格,显露出托尔斯泰以后的创作特点。短篇小说集《塞瓦斯托波尔的故事》(1856)则真实记录了作者参加过的克里米亚战争。短篇小说《一个地主的早晨》(1836)、《琉森》(1857)和中篇小说《哥萨克》(1852—1862)也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作品。

1862年,托尔斯泰同莫斯科名医的女儿索菲娅·安德列耶芙娜·别尔斯结婚。此后,他集中精力于文学创作,完成了史诗性的巨著《战争与和平》(1863—1869)。接着,他又完成了第二部里程碑式的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宁娜》(1873—1877)。此后,为了照顾孩子们上学,他从1881年起迁居莫斯科,直到1901年才重新返回自己的领地。在后期,托尔斯泰经过长期的精神探索,思想发生了巨大改变,这也反映在他这一时期的作品中,像中篇小说《伊凡·伊里奇之死》(1886)和《哈泽·穆拉特》(1904),特别是长篇杰作《复活》(1889—1899)。晚年的托尔斯泰深感家庭生活同自己的信念之间的矛盾,经过痛苦的斗争,终于离家出走,以实现自己过平民生活的理想,不幸在途中得肺炎逝世。

《战争与和平》自问世以来,一直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小说”。这部卷帙浩繁的巨著以史诗般广阔和雄浑的气势描绘了“近千个人物,无数的场景,国家和私人生活的一切可能的领域,历史,

战争,人间一切惨剧,各种情欲,人生各个阶段,从婴儿降临人间的啼声到气息奄奄的老人的感情最后迸发,人所能感受到的一切欢乐和痛苦,各种可能的内心思绪,从窃取自己同伴的钱币的小偷的感觉,到英雄主义的最崇高的冲动和领悟透彻的沉思——在这幅画里都应有尽有”。(斯特拉霍夫)

小说以库拉金、罗斯托夫、鲍尔康斯基和别朱霍夫四大贵族家庭的生活为情节线索,气势磅礴地反映了19世纪初到20年代俄国社会的重大历史事件。作品中心主题则是俄国贵族的命运和前途。贯穿全书的主要人物可分为两类,一类以库拉金为代表,他们自私贪婪、虚伪堕落,在国难当头的时刻仍争权夺利、寻欢作乐。在小说中,库拉金是官痞,儿子阿纳托尔是恶少,女儿艾伦则是荡妇。另一类是彼埃尔·别朱霍夫、安德烈·鲍尔康斯基和娜塔莎·罗斯托娃,他们接近人民,厌恶上流社会的空虚无聊,经过长期的精神探索,成为社会的精华。安德烈和彼埃尔是探索型的青年贵族知识分子,两人在性格和生活道路上形成鲜明对比。安德烈性格内向,意志坚强,有很强的社会活动能力,他后来投身军界,在严酷的生活面前认识到上层统治阶级的腐败和人民的力量,最后在卫国战争中献身;彼埃尔性格直爽,感情冲动,缺少实际活动能力,他更侧重对道德理想的追求,在与人民的接触中精神得到升华,最后成为进步革命团体的主要成员;女主人公娜塔莎个性鲜明,生气勃勃,她与人民和大自然接近,具有强烈和丰富的情感。作者对这几个正面人物投以诗情洋溢的艺术描写,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通过作者特有的心理描写,这些人物形象性格特别鲜明生动,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

这部作品的缺点是在情节中夹杂了过多的道德哲理说教,造成作品在艺术上的某些累赘。但是,这部巨著场面宏大壮阔,结构复杂而清晰,人物丰富多彩且形象鲜明,具有一种大海般恢宏开阔的美。《战争与和平》是俄罗斯文学乃至世界文学史上公认的最光彩夺目的杰作之一。

编者

目 录

序	1
第一卷	1
第一部	3
第二部	105
第三部	190
第二卷	279
第一部	281
第二部	329
第三部	396
第四部	462
第五部	508
第三卷	573
第一部	575
第二部	646
第三部	775
第四卷	873
第一部	875
第二部	921
第三部	960
第四部	1000

尾 声	1049
第一部	1050
第二部	1097
主要人物表	1130

第三卷

第一部

—

从1811年年末起,西欧的军队开始加紧武装和集结,到了1812年,这支有几百万人的军队(包括运输和保障军队供应的人员)自西而东,向俄国边境移动。从1811年起,俄国军队也同样向边境集结。6月12日,西欧的军队越过了俄国边界,于是战争就开始了,也就是说,一个违反人类理智和人类天性的事件发生了。几百万人相互对对方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暴力、欺诈、背叛、盗窃、伪造并发行假币、抢劫、纵火、杀人,数世纪内全世界所有法庭的年鉴都不能尽载,而那些犯罪的人当时并不把这些看做是罪行。

是什么导致这一非常事件的发生?原因何在?历史学家们怀着天真的自信说,它的原因是奥登堡公爵受到了伤害、大陆政策遭到破坏^①、拿破仑的野心、亚历山大的强硬、外交家们的错误,等等。

因此,只要梅特涅^②、鲁缅采夫^③或塔列兰^④,在一次朝会或晚会中间,做一番努力,照会写得更巧妙些,或者拿破仑给亚历山大写封信:“陛下,我的兄弟,我同意把公国还给奥登堡公爵”,战争就不会爆发了。

显然,当时的人就是这样看这个问题的。当然,拿破仑认为战争是由英国的阴谋引起的,他在圣赫勒拿岛上就是这样说的;英国国会议员们当然认为,引起战争的原因是拿破仑的野心;奥登堡公爵认为,战争的原因是对他施暴;商人们认为,战争的原因是贻害欧洲的大陆政策;将军们和老军人们认为,战争的主要原因是为了使他们有用武之地;当时的正统派认为,其原因是需要恢复好的原则;当时的外交家们则认为这一切的发生,是由于1809年俄奥联盟未能巧妙地瞒过拿破仑,也由于第178号备忘录的措词欠妥。可以理解,当时的人有这些和许许多多别的代表不同观点的不可胜数的看法,但是对于我们这些后代来说,在洞察了这一事件的宏大规模,了解其简单而又可怕的意义之后,认为

-
- ① 1806年拿破仑对英国实行贸易封锁,禁止其盟国、附属国与英国通商、通邮及其他一切联系。根据蒂尔西特和约,俄国也参加了此行动。
 - ② 梅特涅(1773~1859),公爵,奥地利外交大臣,君主制的狂热支持者。
 - ③ 鲁缅采夫(1754~1826),伯爵,俄国外交家,1807~1814年任外交大臣。
 - ④ 塔列兰(1754~1838),法国外交家,拿破仑和波旁王朝时期的外交大臣。

这些原因是不充分的。对于我们来说,由于拿破仑有野心、亚历山大强硬、英国的政策狡猾和奥登堡公爵受委屈,几百万基督徒就互相残杀,互相迫害,是不可理解的。无法理解的是,前述种种原因与屠杀和暴行这些事实本身有什么关联:为什么公爵受了委屈,成千上万的人就从欧洲的另一端来杀斯摩棱斯克和莫斯科省的人,使他们倾家荡产,同时他们也被这些地方的人所杀呢?

我们这些不是历史学家的后代人,不迷恋于探索的过程,因而可以不受影响地用正常的思维来观察那些事件,据我们看来,发生战争的原因多不胜数。我们的探索越深入,发现的原因就越多,我们认为,任何一个个别的原因或一系列原因,就其本身来说都是正确的,然而就其与事件的宏大规模相比,则由于它的微不足道,又是错误的;由于它不足以导致已经发生的那些事件的发生(如果没有其它各种原因的巧合),也是错误的。我们认为,正如拿破仑拒绝将他的军队撤过维斯瓦河和交回奥登堡公国一样,一个法国军士肯不肯服第二次兵役,也是一个原因;因为假如他不愿意服军役,假如第二个、第三个、第一千个军士和士兵都不肯服役,拿破仑的军队中就会减少很多人,战争也就不会发生了。

假如拿破仑不因为要求他撤过维斯瓦河而发怒,也不命令他的军队进攻,那就不会有战争;但是如果他所有的军士都不肯第二次服兵役,战争也不会发生。假如没有英国的阴谋,没有奥登堡亲王,假如亚历山大不觉得受侮辱,假如俄国没有专制政权,也没有法国革命和后来的专制和帝制及导致法国革命的一切,以及其它等等,也就不会有这场战争。这些原因中少了一个,就什么也不会发生。这就是说,所有这些原因——不计其数的原因——汇合在一起使事件发生了。因此,不存在导致事件发生的独一无二的原因,事件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它必然要发生。数百万人丧失了人的感情和理智,必须从西方到东方去屠杀他们的同类,正如几世纪以前,成群的人从东方去西方屠杀他们的同类一样。

拿破仑和亚历山大的一句话似乎决定着事件的发生与否,然而他们的行动也与每个由抽签或由征募去出征的士兵的行为一样是不由自主的。其所以必然如此,是因为要使拿破仑和亚历山大(事件好像由他们来决定)的意志得以实现,必须有无数情况的巧合,缺少其中任何一个,事件就不可能发生。必须有数百万手中真有实力的人——士兵们去射击、去运输粮草和枪炮——他们要同意执行这些软弱的个人的意志;要有无数的各种各样复杂的原因诱使他们去这样做。

为了解释历史中这些不合理性的事件(就是说,我们不了解那些有悖理性的现象)不可避免地导致宿命论。我们越努力想按理性来解释

这些历史现象,就越觉得这些现象的不合理和不可理解。

每个人都为自己活着,利用自由来达到他个人的目的,并用其全心全意感觉到,他现在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但是一旦他做了出来,那在某一时刻完成的行动就成为不可挽回的了,成为历史,它在历史中就具有不是自由的,而是确定的意义了。

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有两个方面:个人生活,这种生活的兴趣越抽象,它就越自由;天然的群体生活,在这种生活里,一个人必须遵守为他规定的法则。

人自觉地为自己活着,但是不自觉地成为达到历史的、全人类的各种目的的工具。一件做了的事是不可挽回的,而当这一行动与千百万别人的行动在时间上巧合,它就具有历史意义了。一个人在社会的阶梯上站得越高,他所联系的人就越多,他对别人的权力就越大,他每一行动的确定性和必然性就越明显。

“帝王的心掌握在上帝的手里。”

帝王是历史的奴隶。

历史就是人类不自觉的共同的群体生活,它利用帝王生活的每一瞬间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现在,1812年,让不让自己人民流血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取决于拿破仑一人(正如亚历山大在写给他的最后一封信中所说的那样),尽管如此,他却比任何时候更受必然法则的驱使(而他自以为是在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为共同的事业、为历史去做那应该发生的事。

西方的人们到东方去互相残杀。由于原因偶合的规律,成千细小的原因都在暗中起作用并与这一事件偶合:对违反大陆政策的指责、奥登堡公爵事件、军队向普鲁士推进、拿破仑想以武力取得和平、法国皇帝对战争的爱好和习惯并与其人民趣味吻合、大规模备战的癖好,而备战的费用,要求得到补偿、他在德累斯顿得到的令人陶醉的荣誉^①,当时人们认为是诚心求和,但却伤了双方自尊心的外交谈判;以及其它上百万导致事件发生、与事件巧合的原因。

当一只苹果成熟时,它就落下来。它为什么落下来呢?是因为地球的引力吗?是因为它的茎干枯萎了吗?是因为被太阳晒干了,或是

① 德累斯顿当时是萨克森的首都。1812年2月签订了普法协议,根据该协议,普鲁士在所有的战争中必须支持拿破仑。1812年5月,拿破仑住在德累斯顿,他的新盟友奥国皇帝、普鲁士国王和萨克森王围绕其左右,极为荣耀。

太重了,或是风吹动了它吗?还是因为站在下面的孩子想要吃它呢?

这都不是原因。这一切只是各种条件的巧合,在这些条件下,任何有生命的、有机的、自发的事件就会发生。植物学家说苹果落下来是由于细胞组织衰败等原因,与站在树下说苹果落下来是由于他想吃它,并祷告让它落下来的孩子是同样正确的,也是不正确的。说拿破仑去莫斯科是因为他想去,他毁灭是因为亚历山大想让他毁灭也同样是既正确又不正确;就像说一座重达 100 万普特被挖空了的山倒下来是由于一个工人用十字镐最后凿了它一下一样,这说法也对也不对。在历史事件中,所谓大人物不过是给事件命名的标签,他们也如标签一样,与事件本身没有多少联系。

他们的每一行动他们自己觉得是随心所欲的,而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是不由自主的,是与历史的进程相联系的,是天定的。

二

5 月 29 日,拿破仑离开了德累斯顿,他在那里住了三个星期,围绕在他左右的亲王、公爵、国王、甚至还有一个皇帝,形成了个朝廷。临行前,拿破仑对得到他恩宠的亲王、国王和皇帝表示抚慰,对他不太满意的国王和亲王加以申斥。他把自己的,就是从别的国王那里弄来的珍珠和钻石送给奥国皇后,并且温柔地拥抱了玛丽娅·路易莎皇后,据他的历史学家说,她似乎经受不起与他的别离,为此伤心难过,这个玛丽娅·路易莎认为自己是他的夫人,然而在巴黎他还有另外一个夫人。虽然外交家们仍然坚信和平的可能性,并为此目的而努力工作,虽然拿破仑皇帝给亚历山大的亲笔信中,称他为仁兄大人,并且诚恳地向他保证说,他不希望战争,他将永远爱他和尊敬他,但他还是动身到军队去了,并且每到一站都发出新的命令,催促军队加速由西向东推进。他乘坐一辆六匹马的旅行轿式马车,被侍从、副官和卫队簇拥着,沿着通波森、托伦、但泽、柯尼斯堡的大路走下去。每到一个城市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兴奋地战战兢兢地迎接他。

军队正在从西向东挺进,他乘坐的换过马的六匹马的轿车也驰向同一方向。6 月 10 日,他赶上了军队,在维尔科维斯基森林一个波兰伯爵的庄园里为他准备的住处过夜。

第二天,拿破仑赶到部队前面,乘坐轻便马车到涅曼河去,以便察看渡河的地点,他换上一套波兰军服,来到了河岸上。

拿破仑看到对岸的哥萨克和广阔的草原,在草原的中央就是莫斯

科圣城，它宛如马其顿王亚历山大^①去过的西徐亚国家的首都，拿破仑出乎所有人的意外，既违反战略的，也违反外交的考虑，竟然下令进攻，第二天他的军队就开始横渡涅曼河了。

12日清晨，他走出那天搭在涅曼河陡峭的左岸上的帐篷，从望远镜里看着他的军队像洪流一般从维尔科维斯基森林里涌出，然后流向涅曼河上架起的三道浮桥上。军队知道皇帝在这里，都用眼睛寻找他，当他们看见他那穿着常礼服，头戴小沿帽、离开侍从、站在小山上帐篷前的身影时，就抛起他们的帽子，高喊皇帝万岁！于是，一批接一批的人川流不息地从一直隐蔽着他们的森林里涌出来，沿着三座浮桥走向对岸。

“现在我们就要出征了。哦！一旦他亲自出马，事情就好办了。真的！他就在那里……皇帝万岁！看，这就是亚细亚草原……不过这是一个讨厌的国家。再见，波茨，我一定把莫斯科最好的宫殿留给你。再见，祝你成功。你见过皇帝吗？皇帝万岁！假如让我做印度总督，我一定让你做喀什米尔的大臣……。皇帝万岁！那就是皇帝！你看见他了吗？我看见过他两次，就像我看见你一样，那个小军士……我见过他把十字勋章给一个老兵戴上……皇帝万岁！”

这是性格和社会地位极不相同的老年人和年轻的人在交谈。在所有这些人的脸上，都有一种共同的表情，就是对期望已久的远征开始的喜悦和对站在小山上身穿灰色常礼服的那个人的赞赏和忠诚。

6月13日，人们给拿破仑牵来一匹不大的纯种阿拉伯马。他跨上去，就向涅曼河的一座桥驰去。连续不断的欢呼声震耳欲聋，他忍受着这种呼声，显然，只是因为无法禁止他们用这种喊声来对他表示爱戴，但是到处伴随着他的呼声干扰着他，使他不能集中精力思考自他来到军中起就占据他心头的军事问题。他骑马跨过一座用船搭起的摇摇摆摆的浮桥，到了对岸，陡然转向左方，向科夫诺方面驰去，那些幸福得喘不过气来的近卫猎骑兵在前面从军队中间为他开出一条路来。他驶近宽阔的维利亚河，在驻扎在河边的波兰枪骑兵团附近停下来。

“万岁！”波兰人也那么狂热地喊起来，打乱了队形，互相拥挤着看他。拿破仑下了马，坐在岸边的一段木头上察看这条河。他默不作声地作了个手势，有人递上望远镜，他把望远镜架在一个高兴地跑过来的侍从的背上，开始观察对岸，然后仔细研究一张摊在几根木头上的地图。他头也没抬，说了句什么，于是他的两个副官就向波兰枪骑兵奔驰而去。

① 马其顿王亚历山大(纪元前356~前323)，古希腊的伟大统帅和国务活动家，马其顿国王。他建立了从多瑙河到印度河的庞大帝国。

“什么？他说什么啦？”当一个副官驶到波兰枪骑兵队伍前面时，有人这样问。

命令寻找一个过河的浅滩。波兰枪骑兵上校，一个英武的老年人，涨红了脸，激动得说话结结巴巴地，问副官可否允许他带着他的枪骑兵游过河去，不必找浅滩。他显然怕遭到拒绝，像一个请求许可骑马的孩子似的，恳求许可他当着皇帝的面游过河去。副官回答说，皇帝对这种充沛的热情大概不会不满意。

副官刚一说完这句话，那个留短胡须的老军官就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神色，睁着放光的眼睛，举起佩刀，喊了一声“万岁！”命令枪骑兵跟着他，刺了一下他的马，就向河里跑去。他狠狠地踢一下他胯下那匹踟蹰不前的马，噗通一声投进水里去，直奔水流湍急的深处游去。几百名枪骑兵跟着他跑下去。河中心水流又急、又冷、又可怕，枪骑兵们跌下马来，互相抓着。有一些马淹死了，有一些人也淹死了，其他人尽力游着，有一些骑在鞍子上，有的抓住马鬃。他们竭力向对岸游去，虽然半俄里外就有一个浅滩，他们却以在那个坐在木头上的人的眼前在河里游泳和被淹死而感到骄傲，而他，甚至没看他们一眼。副官回来以后，找了一个适当的机会，大着胆子请皇帝注意波兰人对他的忠心，这个穿灰色晚礼服的小个子站起来，叫来了贝蒂埃^①，同他在岸上踱来踱去，给他发布指示，偶而不满意地看一眼那些分散了他注意力的淹死的枪骑兵。

在世界任何地方，从非洲到莫斯科维亚草原，只要他一出现就会使人震惊，使他们发狂、忘我，对他来说，这样一种信念早已不新鲜了。他命令把马给他牵来，返回住处去了。

虽然派了船去援救枪骑兵，仍有 40 来个人淹死在河里了。多数人挣扎着游回到他们出发的岸上。上校和另外几个人游过了河，勉强攀上了对岸。但是他们刚一爬上来，穿着水流如注的湿衣服，就喊“万岁！”并欣喜地看拿破仑站过的（他现在已经不在那里了）地方，这时他们觉得自己很幸福。

晚上，拿破仑发了两道命令：其一是命令把准备好的俄国伪钞尽可能快地运到俄国去，其二是命令枪毙一个撒克逊人，从他身上搜出的一封信里，有关于给法军的各项命令的情报。其间，他还发出第三道命令：把那个毫无必要跳到河里去的波兰上校编入拿破仑自任团长的荣誉团。

上帝想要谁灭亡，必先使他发狂。

① 贝蒂埃(1753~1815)，公爵，法国元帅，1812 年战争期间是拿破仑军队的总参谋长。

俄国皇帝这时已经在维尔纳住了一个多月，检阅军队和进行演习。对于人人预料中的战争（皇帝也是为了备战才从彼得堡来此的）却毫无准备。没有总的作战计划。对于已提出的几个作战方案应选择哪一个，一直犹豫不决，在皇帝来到大本营一个月以后，就更加举棋不定了。三支军队各有自己的总司令，但是没有指挥全军的统帅，皇帝自己也没有接受这一头衔。

皇帝在维尔纳逗留得越久，对战争的准备就越少。人们都等得厌倦了。围绕着君主的那些人似乎把全部力量都用在如何使他愉快地度过时光上，忘记了迫近的战斗。

6月里，在波兰的达官贵人、朝臣们和皇帝自己举行的许多舞会和招待会之后，一个波兰侍从武官忽然想起代表他的侍从武官们为皇帝举行一次宴会和舞会。这个想法被大家高兴地接受了。皇帝也表示同意。武官们用募捐的方式筹到所需的钱。一位最能得皇帝欢心的女人被请来做女主人。维尔纳省地主贝尼格森伯爵为招待会提供了自己的郊外别墅，于是定于6月13日，在贝尼格森伯爵的别墅扎克列特举行舞会、宴会、赛船会和焰火晚会。

在拿破仑发出横渡涅曼河的命令、他的先头部队赶走哥萨克、越过俄国边界的那一天，亚历山大在贝尼格森的郊外别墅里，在侍从武官们为他举行的舞会上度过了那个夜晚。

那是一个愉快的出色的晚会。精于此行的人们说，有那么多美女聚合在一起这是很少见的。随元首由彼得堡来维尔纳的太太小姐们当中也有别朱霍娃伯爵夫人，她参加了这次舞会，她雍容华贵的所谓俄罗斯式的美，使小巧轻盈的波兰女人黯然无光。她很惹人注目，皇帝同她跳了一次舞。

鲍里斯·德鲁别茨科伊也参加了这次舞会。他把妻子丢在莫斯科，自称是单身汉；他虽然不是侍从武官，却也为舞会捐了一大笔钱。鲍里斯这时已变成一个有头有脸的富翁了，不再寻求护庇，与那些身居高位的他的同龄人平起平坐了。

已是午夜12时了，跳舞仍在继续。艾伦没有合适的舞伴，就主动邀请鲍里斯跳马祖卡舞。他们是第三对。鲍里斯冷漠地看着艾伦那从绣金的黑纱长衫下面露出的耀眼的赤裸的肩头，谈论着昔日的熟人相识。同时，他自己和别人都没发现，他一直盯着大厅里的皇帝。皇帝没